



重 走 来 舟

□林雪莲

年少往返闽地，我的远行，总绕不开一座溪畔老站——来舟。

记忆里的来舟，格局格外分明。富屯溪穿境东流，将小镇一分为二，一架大桥紧紧连接着两岸往来。北岸平畴开阔，整片区域尽数被来舟火车站占据，而南岸群山逼仄，镇政府静悄悄地挤在山坳之中，依山而居，清幽僻静。一溪之隔，一边是车马轰鸣、八方通衢，一边是山居静谧、烟火寻常，这成了来舟最独特、最深刻的地理印记。

早年从顺昌去往福州、泉州，所有人的行程都要在来舟停靠、中转。那时的绿皮火车慢悠悠穿山越谷，一路沿富屯溪前行，只要望见北岸成片的铁轨、林立的灯架，便知是来舟到了。

彼时年纪小，心性贪玩，不懂旅途的匆忙，还在这里留下一段难忘的年少插曲。犹记十几岁那年，我独自坐绿皮车远赴外地，列车如常停靠来舟站，仅有二十多分钟停留时间。彼时站前街巷烟火腾腾，卤味、零食顺着风飘进站台，勾得人心痒难耐。耐不住口腹之欲，我趁着停靠间隙，竟偷偷跑出站台，挤上站前街边的小摊，挑选爱吃的小吃、零嘴。等我攥着吃食匆匆折返，耳边早已听不到旅客的喧哗，方才停靠的绿皮列车已然缓缓驶离，消失在群山弯道之中。看着空荡荡的轨道，我慌了神，孤身一人在外，误了列车，前路茫然，一时间手足无措，满心都是慌乱与无助。万幸站内的工作人员格外温和善良，见我是

年少独自出行的学生，没有苛责半句。他们耐心安抚我的情绪，细致告知我后续乘车规则，主动帮我协调班次，指引我办理改签手续。那一次意外的误车，没有成为旅途的坎坷，反而让我记住了来舟这座车站的温柔与善意。

时隔三十多年，我专程重走来舟，踏遍旧站台、老街巷，终于慢慢读懂这座溪畔古镇的起落与温柔。

1956年，鹰厦铁路贯通，来福铁路自此分岔，来舟站顺势而生。依托富屯溪北岸开阔地势，它一跃成为福建最重要的铁路枢纽、全省最大编组站，也是老一辈闽人出闽入闽的必经门户。

北岸站前大街商铺连片，烟火蒸腾。卤味飘香、百货琳琅，当年城里时髦的衣物、糖果零食，在这里随处可寻，小小溪畔集镇，竟有了“闽北小香港”的热闹光景。铁路带来人流，更带来产业，活性炭、金牛水泥等企业落地扎根，火车拉来繁华，也拉来了一座工业重镇的兴盛。

那时的来舟一号站台，永远人声鼎沸。列车短暂停靠的二十分钟里，奔波的旅客纷纷下车透气、洗漱休整，天南地北的口音交织在一起，满是人间烟火。站牌上印着北京、上海、福州、成都的站名，字字都是远方，承载着无数闽人求学、务工、漂泊的青春与期盼。

山河依旧，时序更迭。1997年横南铁路通车，福建新增出省通道，打破了来舟独霸闽北铁

路枢纽的格局。而后高铁时代到来，风驰电掣的新轨道，替代了慢悠悠的绿皮旧时光。2016年1月10日，最后一趟K45次列车驶离站台，运行整整六十年的来舟站，正式落下客运帷幕。

人声散去，喧嚣归零，但北岸的铁轨从未歇息。褪去客运繁华，来舟站依旧扛起福建货运中转的重任，承担全省七成铁路货运周转量，无数辆货车在此编组分流。境内新曲港大桥建成后，水陆铁路衔接更为通畅，这座老站以沉稳静默的姿态，继续支撑着闽地的物资脉络，默默耕耘，从未退场。

今日重游，再看富屯溪南北两岸，光景已然温柔许多。北岸不再车马喧闹，旧站房、老铁轨、复古街道完整保留，岁月沉淀出浓浓的年代质感。这里凭借原汁原味的老铁路风貌，吸引了多部影视剧取景拍摄，昔日交通枢纽，化作了藏着旧时光的文艺小镇。当地也顺势打造铁路文旅、复古打卡业态，让沉寂的铁轨岁月，重新被人看见。

南岸山坳依旧安静如初，溪水潺潺绕镇而过，南北对望，一边是尘封的繁华，一边是安稳的烟火。路旁1956、1984、2000、2016的时间刻度，静静记录着小镇一甲子的变迁。

站在空旷的人街大桥头，溪风拂面，微凉湿润。恍惚间，仿佛又听见当年的汽笛长鸣，看见年少的自己提着行囊，在人潮里等候转车，等候一场未知的远方……

蒲扇摇动的风景

□南 野

今夜，盛夏的月光
落入五十年前的故乡
落入已经很遥远的舞台

蛙的高音和低音
在外婆的池塘和菜园
由近到远铺展。又从远到近迂回
院子的葡萄架下
我和外婆是听众也是演员

坐在外婆的膝上，看天空问这问那
外婆摇动蒲扇扮演回答的角色
那些夏夜，她是最优秀的演员
蒲扇摇出节奏时
风就在我的脸颊表演捉迷藏
一会儿在，一会儿不在

外婆的蒲扇
不仅摇出风，还会摇出曲目
葡萄架上汇聚的点点萤火
它们停留，都在静听
外婆摇出的一曲又一曲歌谣

草帽山

□阿 丹

她喜欢戴草帽
也爱囤草帽
戴旧的，破损的
都被她一一囤叠起来

最后囤成小小的一座山
刚退休的时候
她每天会在小山前
静坐几分钟

这是飞碟组成的集合体
帽檐上的学科符号仍然保留方阵
思维在跳跃
散落的粉尘尘吸附在褪色的帽檐上
草帽山还散发着桃李的气息

对视草帽山
她看见曾经用脚步丈量的青春
磕磕绊绊地探寻
一尺讲台的来来回回

生活考题的有解和无解
只有草帽记得最清楚



竹韵深深(水彩画) 刘鑫 作



在新兵连的日子

□马建东

1972年底，我穿上军装，离开家乡，一路西行，来到秦岭余脉的武当山脚下。初到浪河，是在深夜。火车停靠在这个小站，这是铁道兵一师三团的驻地。

随着老兵一声令下，我们沿着坑洼的便道，从半山腰蜿蜒而下，来到山脚的一所乡村小学。学校旁几座类似仓库的大土房，便是我们的营房。55名新兵和班长挤在一间屋里，几个木墩架上废旧钢轨，铺上床板，成了通铺。腊月的鄂西北，气温跌破零下十度，虽然每人只有四斤薄被，但大家挤在一起，彼此的体温织成一张无形的暖网，倒也不觉刺骨。

这里与家乡福建有近半小时的时差。早晨6点，天仍漆黑，起床号伴着老兵的催促声，将我们硬生生拽出梦乡。一路小跑到三百米外的浪河边，搪瓷杯碰得水面“邦邦”响——河面结了厚冰。砸开窟窿洗漱完毕，回头却发现塞在杯口的毛巾，早已冻成了冰疙瘩。

天亮后，昨夜那片灯光闪烁的“城区”，原来是依山而建的团部土房。寒冬山坡草木枯黄，老乡家土墙根被湿气剥蚀得头重脚轻，仿佛随时会坍塌。脚下便道经车碾人踩，低洼处的泥泞入夜冻结，成了高低不平的冻土丘，稍不留神就会崴脚。

新兵连的日子，是痛并快乐的混合物。

几天后的一个深夜，轮到我站岗。冬夜山风掠过草从沙沙作响，第一次单独值勤的我心里发毛，眼睛不停扫视黑暗的角落。突然，一阵“伊啊——伊啊”的惨叫从远处传来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惨人。后来才知道，发出这怪叫的竟是毛驴。这个平日温顺的家伙，嘶吼起来竟如此骇人。

紧急集合是大家谈之色变的“噩梦”。睡梦中，急促的军号如电流窜过，我们弹身而起，手忙脚乱地穿衣、捆背包。第一次，有人跑着跑着背包散架，只好抱着被子狼狽前行；有人鞋带松脱，光着脚丫坚持；还有人栽进路边沟渠，爬起来拍拍土继续冲刺。传口令更是笑话百出，连长的指令传到队尾往往已面目全非。次数多了，大家渐有章法，唯扣错衣扣之事仍时有发生。最累的一次，汗水湿透棉衣，连背包都被润湿。但与红军强渡大渡河一昼夜奔袭相比，这点苦累又何足挂齿？

浪河边的河滩地是我们的训练场。三个月里，从队列分解动作到刺杀的一招一式，从射击的“三点一线”到投弹的转腰挥臂，再到战术训练的摸爬滚打，每个动作我们都重复千百遍。结业时，崭新的军装磨出了窟窿，脸庞晒得黝黑，我从一个青涩懵懂的学生娃，逐渐磨砺成一名坚韧、敢拼、不服输的战士。

紧张的训练间隙，也偶有快乐的瞬间。一次休息时，两只饿极了的野兔从山上误打误撞闯进了训练场。刹那间，全连二百多号战士来了精

神，你追我赶，受惊的野兔东突西窜，凭着机灵劲儿，突出重围，逃回山里，消失在枯草丛中。

那时，襄渝线上有数十万大军奋战，后勤保障异常艰难。三个多月里，我们餐桌上几乎顿顿是地窖里贮藏的萝卜和白菜。因为存放时间太长，菜里总带着一股烂菜味，但饥肠辘辘的我们，依旧吃得喷香，连菜汤都喝得一滴不剩。

洗澡在当时是个不小的难题。新兵连没有澡堂，我们只能趁着中午天气稍暖，到浪河里去洗冷水浴。入伍前我虽有些冬泳的底子，但在那样刺骨的河水里，每次下水前都得咬紧牙关。唯一的一次热水澡，是在临近春节时，各新兵连分批组织到团部澡堂去洗。人多水浊，洗成了乳白色的“汤”，大家却开心得不得了，洗完后浑身畅快。

1978年春，我脱下军装，退伍回乡，此后便再未踏上过那片让我魂牵梦绕的土地。直到退休后，前些年，我终于带着老伴重回浪河，去寻觅那段青春岁月的影子。山还是那座山，河还是那条河，只是当年那个闭塞落后的鄂西北山区，早已换了人间……

站在当年的训练场上，闭上眼，耳边仿佛又响起老连长操着浓重的云南乡音下达的口令：睁开眼，似乎还能看见那位瘦小精干的贵州老班长，正一丝不苟地纠正着我们的队列动作。那一刻，我心里默默念叨着：老连长，老班长，你们在家乡还好吗？你们带的兵，正在远方深深地思念着你们。那些日子，就像浪河里翻涌的一朵朵小浪花，虽已远去，却永远镌刻在我的生命里，晶莹剔透，不曾褪色。

用辛勤劳动， 唱响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